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

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齒非常，因問他如何穿山。徐慶道：「只因我……」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，提拔道：「罪民；罪民。」徐慶聽了，方說道：「我罪民在陷空島鑽鑽八孔，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。」聖上道：「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，你可穿得過去麼？」徐慶道：「只要是通的，就鑽的過去。」聖上又派了陳林，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。徐慶脫去罪衣罪裙。陳林囑咐他道：「你只要穿山窟過去，應個景兒即便下來，不要耽延工夫。」徐慶只管答應。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，見個山窟，把身子一順，就不見了。足有兩盞茶時，不見出來。陳林著急道：「徐慶，你往那裡去了？」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，應道：「唔！俺在這裡。」這一聲連聖上與群臣俱各聽見了。盧方在一旁跪著，暗暗著急，恐聖上見怪。誰知徐慶應了一聲，又不見了。陳林更自著急，等了多回，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山。陳林連忙招手，叫他下來。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，渾身青苔滿頭尖垢。陳林仍把他帶至丹墀，跪在一旁。聖上連連誇獎：「果真不愧『穿山』二字。」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。天子往下一看，見他匍匐在地，身材渺小。及至叫他抬起頭來，卻是面黃肌瘦，形如病夫。仁宗有些不悅，暗想道：「看他這光景，如何配稱混江鼠呢？」無奈何，問道：「你既叫混江鼠，想來是會水了？」蔣平道：「罪民在水中能開目視物，能在水中整個月住宿，頗識水性，因此喚作混江鼠。這不過是罪民小巧之技。」仁宗聽說「頗識水性」四字，更不及悅，立刻吩咐備船，叫陳林進內；「取朕的金蟾來。」少時，陳伴伴取到。天子命包公細看。只見金漆木桶之中，內有一個三足蟾，寬有三寸，長有五寸，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，一張大口恰似胭脂，碧綠的身子，雪白的肚兒，更襯著兩個金眼圈兒，週身的金點兒，實實好看，真是稀奇之物。包公看了，贊道：「真乃奇寶！」天子命陳林帶著落平上一隻小船。卻命太監提了水桶，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，登在大船之上。

此時陳林看蔣平光景，惟恐地不能捉蟾，悄悄告訴他道：「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；你若不能捉時，趁早言語，我與你奏明聖上，省得吃罪不起。」蔣平笑道：「公公但請放心，不要多慮。有水靠求借一件。」陳林道：「有，有。」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。蔣平挑了一身很小的，脫了罪衣黑裙，穿卜水靠剛剛合體。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水桶，道：「蔣平，咱家這就放蟾了。」說罷，將木桶口兒向下，底兒向上，連蟾帶水俱各倒在海內，只見那蟾在水皮之上發楞。陳林這裡緊催蔣平：「下去，下去，快下去！」蔣平他卻不動。不多時，那蟾靈性清醒，三足一晃，就不見了。蔣平方向船頭，將身一順，連個聲息也無，也不見了。

天子那邊看的真切，暗道：「看他入水勢，頗有能為。只是金蟾惟恐遺失。」眼睜睜往水中觀看，半天不見影響。天子暗說：「不好，朕看他懦弱身軀，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？別是他捉不住金蟾，畏罪自溺死了罷？這是怎麼說！朕為一蟾，要人一命，豈是為君的道理！」正在著急，忽見水中咕嘟嘟翻起泡來。此泡一翻，連眾人俱各猜疑了，這必是沉了底兒了。仁宗好生難受。君臣只顧遠處觀望，未想到船頭以前，忽然水上起波，波紋往四下一開，發了一個極大的圈兒，從當中露出人來，卻是面向下，背朝上。聖上看了，不由的一怔。猛見他將腰一拱，仰起頭來，卻是蔣平在水中跪著，兩手上下合攏。將手一張，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叫。天子大喜，道：「豈但頗識水性，竟是水勢精通了。真是好混江鼠，不愧其稱！」忙吩咐太監將木桶另注新水。蔣平將金蟾放在裡面，跪在水皮上，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。聖上及眾人無不誇贊。見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，脫了衣靠。陳林更喜。仍把他帶往金鑾殿來。

此時聖上已回轉殿內，宣包公進殿，道：「朕看他等技藝超群，豪俠尚義。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為重，朕欲加封他等職銜，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慕上之心。卿家以為何如？」包公原有此心，恐聖上設疑，不敢啟奏。今一聞此旨，連忙跪倒，奏過：「聖上神明，天恩浩蕩，從此大開進賢之門，實國家之大幸也。」仁宗大悅，立刻傳旨，賞了盧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職，俱在開封供職。又傳旨，務必訪查白玉堂、韓彰二人，不拘時日。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。天子駕轉回宮。

包分散朝，來到衙署。盧方等三人重新又叩謝了包公。包公甚喜，卻又諄諄囑咐：「務要訪查二義上、五義士，莫要辜負聖思。」公孫策與展爺、王、馬、張、趙俱備與三人賀喜。獨有趙虎心中不樂，暗自思道：「我們辛苦了多年，方才掙得個校尉。如今他三人不發一刀一槍，便也是校尉，竟自與我等為伍。若論盧大哥，他的人品軒昂，為人忠厚，武藝超群，原是好的。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，就合我趙虎的脾氣似的，也還可以。獨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象鬼，瘦的那個樣兒，眼看著成了乾兒了，不是筋連著也就散了。他還說動話兒，尖酸刻薄，怎麼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呢？」心中老大不樂。因此每每聚談飲酒之間，趙虎獨獨與蔣平不對。蔣爺毫不介意。

他等一壁裡訪查正事，一壁裡彼此聚會，又耽延了一個月的光景。這一天，包公下朝，忽見兩個烏鴉隨著轎呱呱亂叫，再不飛去。包公心中有些疑惑。又見有個和尚迎轎跪倒，雙手舉呈，口呼「冤枉」。包興接了呈子，隨轎進了衙門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將訴呈看畢，把和尚帶上來，問了一堂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，為替他師兄法聰辨冤。即刻命將和尚暫帶下去。忽聽烏鴉又來亂叫。及至退堂，來到書房，包興遞了一盞茶，剛然接過，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。包公放下茶杯，出書房一章，仍是那兩個烏鴉。包公暗暗道：「這烏鴉必有事故。」吩咐李才，將江樊、黃茂二人喚進來。李才答應。不多時二人跟了李才進來，到書房門首。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，看有何動靜。江、黃二人忙跪下，稟道：「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裡去？請即示下。」包公一聲斷喝，道：「徒！好狗才！誰許你等多說？派你二人跟隨，你就跟隨。無論是何地方，但有形跡可疑的，即便拿來見我。」說罷，轉身進了書房。

江、黃二人彼此對瞧了瞧，不敢多言，只得站起，對烏鴉道：「往那裡去？走呀！」可煞作怪，那烏鴉便展翅飛起，出衙去了。二人那敢怠慢，趕出了衙門，卻見馬鴉在前。二人不管別的，低頭看看腳底下，卻又仰面瞧瞧烏鴉，不分高低，沒有理會，已到城外曠野之地。二人吁吁帶喘，江樊道：「好差使！兩條腿跟著帶翅兒的跑。」黃茂道：「我可頑不開了，再要跑，我就要暴脫了。你瞧我這渾身汗都透了。」忽見那邊飛了一群烏鴉來，連這兩個裹住。江樊道：「不好咧！完了，咱們這兩個呀兒啣了，好漢打不過人多。」說著話，兩個便坐在地下，仰面觀瞧，只見左旋右舞，飛騰上下，如何分得出來呢？江、黃二人為難：「這可怎麼樣呢？」猛聽得那邊樹上呱呱亂叫。江樊立起身來一看，道：「伙計，你在這裡呢。好呀！他兩個會頑呀，敢則躲在樹裡藏著呢。」黃茂道：「知道是不是呢？」江樊道：「咱們叫他一聲兒，老鴉呀！該走咧！」只見兩個烏鴉飛起；向著二人亂叫，又往南飛去了。江樊道：「真奇怪。」黃茂道：「別管他，咱們且跟他到那裡。」二人趕步向前，剛剛來至寶善莊，烏鴉卻不見了。見有兩個穿青衣的，一個大漢。一個後生。江樊猛然省悟，道：「伙計，二青呀。」黃街道：「不錯，雙皂呀。」二人說完，尚在游疑。

只見那二人從小路上岔走。大漢在前；後生在後，趕不上大漢，一著急卻跌倒了，把靴子脫落了一隻，卻露出尖尖的金蓮來。那大漢省見，轉回身來將他扶起，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。黃茂早趕過來，道：「你這漢子，要拐那好人往那裡去計。」伸手就要拿人。那大漢眼快，反把黃茂碗子攏住，往懷裡一領，黃茂難以掙扎，就順水推舟的爬下了。江樊過來嚷道：「故意的女扮男裝，必有事故。反將我們伙計摔倒，你這廝有多大膽？」說罷，才要動手，只見那大漢將手一晃，一轉眼間右脅裡就是一拳。江樊往後倒退了幾步，身不由己的也就仰面朝天的躺下了。他二人卻好，雖則一個爬著，一個躺著，卻罵不絕口，又不敢起來合他較量。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：「你順著小路過去，有一樹林，過了樹林，就看見莊門了。你告訴莊丁們，叫他等前來綁人。」那假後生忙忙順著小路去了。不多時，果見來了幾個莊丁，短棍鐵尺，口稱：「主管，拿什麼人？」大漢用手往地下一指，道：「將他二人捆了，帶至莊中，見員外去。」莊丁聽了，一齊上前，掃了就走。繞過樹林，果見一個廣梁大門。江、黃二人正要探聽探聽。一

直進了莊門大漢將他二人帶至群房，道：「我回員外去。」不多時，員外出來，見了公差江樊，只嚇得驚疑不止。不知為了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